

## 努力赚钱 买最好的、吃最好的

很多年之前，蔡澜有过这样一个教训：为了省钱，他吃了一顿便宜但难吃的鹅肝，之后那差劲感觉缠绕着他的味蕾挥之不去。打后十多年都没再碰这食物，直至一次吃到一块极品……“噢！我后悔为何当初不多花点钱，吃最好的呢？就是这样，我白白浪费了十多年没鹅肝的生命。”于是在年纪还年轻时，蔡澜已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心态，于是叫自己努力赚钱，务求买最好的，吃最好的。

正当市面充斥着教人赚钱的股票分析员时，蔡澜却反其道而行，成为专教人享受教人消费的花钱大王。“没错，我爱花钱，爱享受，甚至我花钱本事远远超乎赚钱能力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今天拥有的，没半点是靠地产或者投机忽然得到的横财，全部是由年轻到现在的不断付出，以劳力一分一毫赚回来。所以，我现在花钱花得特别过瘾。就等于，你经过六天辛勤的工作，便感觉不到星期日的不好。”

蔡澜去法国只会入住巴黎的乔治五世酒店，然后再特意乘车到碧丽歌吃鹅肝和松露菌。“我不是搞生意的好材料，但我看到一般旅行团都只会带人看风景购物，好像没有人重视每餐吃什么住什么，但明明这才是重要的享受，为何没有旅行团组织？于是我便去做，而且赚到钱，证明我的想法没错。”蔡澜带队旅行，保证全程吃好住好，八天法国团索价九万大元，一样引来无数粉丝交费追捧。“蔡澜！在今天总算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品牌吧！”



## 不做导演，做制片 只因太爱电影

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，1963年定居香港，从事电影监制40年，蔡澜是香港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。他曾是嘉禾电影公司的副总裁，一系列的成龙电影都曾打有“蔡澜监制”的标记。问他可有什么满意的电影，“没有！”回答干脆决绝。他说，在献身电影20年后，终于明白不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电影，那种带着清新气息的电影，就如他的文章，有明人小品文的韵味。不过至今他仍爱看电影，尤喜法国电影。

忆起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经历，仍兴趣盎然，“十几岁时，我很想去法国学画画，但妈妈不肯，我太喜欢喝酒了，她怕我变成酒鬼。那就去日本学电影，那个时候的日本是电影的黄金时代。妈妈说，可以，日本也有白饭吃。但她不知道，日本也有酒喝，清酒，我还是变成了酒鬼。”

因为太喜欢电影，宁可不做导演，选择制片，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，用蔡澜的话说，制片的工作就是“校长兼敲钟”：制片是由一个主意的孕育，将它构思成简单的故事，请编剧写成分场大纲，再发展至完整的剧本。同时，制片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、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，计算出详细的预算。拍摄期间，任何难题都要制片解决。还有配音、拷贝，做海报也要参加意见，一直到安排发行，卖外国版权，片子在戏院上映，无一不亲力亲为。

今年六十有八的蔡澜，他的专业是教人快乐。他介绍的吃喝玩乐当然是最奢华，他的文字其实更教人逍遥快活。多少人羡慕他的渊博才情，更多人倾慕他的肆无忌惮，连金庸先生亦经常自叹，他利用文字技术制造了令狐冲，自己却因为性情拘谨没有做到，人世间真正做到笑傲江湖的，只有蔡澜！



## 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一生的追求

放弃电影，蔡澜曾说，是因为老搭档何冠昌的辞世，还有泛滥成灾的盗版。白纸一张，随意发挥的写作，倒成为他的每日工作。现在，每天一篇700字的专栏，每星期两三篇的约稿，占据了她的头脑。他喜看书，连怎么做酱油的书都看。年少时的蔡澜看了大量的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战争与和平》等古典小说和世界名著，现在反而喜欢阅读轻松的东西。唯一不变的是对明朝小品文的热爱。

“我受明朝小品文的影响很深，一点多余的字数都没有。”蔡澜写作的严谨有些出人意料。沿袭父亲的习惯，修改3次，“写完之后，看一遍，改一次；第二天早上再改一次，就比较冷静；第三次，寄到报社去，排好之后送回来再改。”

和蔡澜聊天是件愉快的事，他吐着烟圈，妙语连珠，笑声不断。他精通书法，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，若有人请他写字，1万块1个。但他又会一时兴起，自愿帮街上的菜贩写

## 守诺所以不承诺

蔡澜自命风流，却从来没有周刊拍摄过他跟女性的亲密照片。“哪有人理我这个色男人呀，编辑看到我的照片都知道没价值了。我从来没有自称正人君子，也不顾那些天天在变的道德观念。你看我的书就知道了。”因此我们见到电视上的蔡澜，永远一派玩世不恭的样子。

但对于蔡澜来说，有几条原则他守得很紧：孝顺父母、守时、对朋友好。蔡澜说，做人能够坚持三个原则其实是相当辛苦，他得到的回报是交得无数男女知心好友。倪匡说，蔡澜是他熟悉的人之中，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在背后听到有人说他坏话的人。

“要遵守诺言，首先记住不要随便应承别人。尤其是感情上，你没承诺跟她一生一世，

招牌，分文不取。他学画画，称只要懂得画家对于色彩的运用即可。他会多种语言，英语、日语不必说，还有韩语、泰语、马来语、西班牙语，自嘲都是“点菜语”。

当然，现代科技他也很熟悉。“你问我最新的技术，我都知道。”他说学过各种各样的电脑输入法，但发现最方便的，仍然是“秘书输入法”，“我手写，秘书帮我输入，哈哈！”

做这么多事，哪来那么多时间？蔡澜认真地回答，没有人规定一天一定要睡8个小时，我每天睡6个小时，一个月就可以多出两天时间，很好用。虽已年过花甲，他却说，还是要争取，要赚钱，要学习。

蔡澜的才艺是多面的，每一项都做得有声有色，他却笑着说，做什么都是副业，正业是“享受人生”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。他很认真地告诉记者，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，是他一生的追求。

人家便不会怪你。”话题扯到女人身上，一世风流的蔡澜，嘴角总是挂着微笑。“我的绘画老师丁雄泉先生，隔壁住着一只很漂亮的猫，却经常跑来他家里去。于是丁老师会拿来火腿和各种美食喂它，又让猫咪睡在自己的画上晒太阳。就是如此，猫咪乐得舒服，天天去了又返，丁老师也爱它惜它，却不需养它拥有它。”就是这样，大家可各自做喜欢的事，当中又不存在半点承诺。

今日的蔡澜，每天在报纸上爬格，为杂志写专栏，还亲自带团周游列国，主持电视节目，打理茶叶、食店、精品店、杂货店等多门生意……他把自己一个专栏命名为“未能食素”，目的是表示自己还有很多未实现的欲望。 本报综合报道

# 蔡澜：我的正业是『享受人生』

他人眼中的蔡澜

## 我所认识的蔡澜 陈子善

蔡澜先生是文章妙手，也是性情中人。说他是文章妙手而不说是高手，是因为他的文章天南海北，三教九流，吃喝玩乐，什么都写，什么都写得鲜活生动，妙不可言，令人称奇，也令人莞尔。虽然都是大白话，却很耐读。说他是性情中人，则是因为他不假道学，不假斯文，对异性懂得欣赏，也懂得尊重，虽然他拍电影，喜写字，擅篆刻，绝对是风流倜傥，但他常在河边走，就是不湿脚，确实不简单。

蔡澜的书真多，“玩物丧志”、“草草不工”、“附庸风雅”、“放浪形骸”，甚至是“笨笑话老头”，都可以拿来当书名。笔者已经收藏了四十余种，但这还是四年前的统计，现在大概突破六七十种了。说他著作等身，绝非过誉。执香港文学出版牛耳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有三大“台柱”，亦舒、李碧华之外，就是蔡澜了。

说起笔者与蔡澜的交往，其实并不多，仅数面之缘，而且都在香港，来去匆匆。倒是蔡澜近年常来上海，而且还在上海“发展”。作为“美食家”，他的饮食散文又是一绝，所以来申城与人合作了一家“粗菜馆”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每次给蔡澜打电话，不是人在新加坡，就是在台北，还有一次远在悉尼，更多的是带领香港饕餮之徒旅行团去日本和韩国，满世界到处飞。

当然，他也会忙中偷闲与“金大侠”“论剑”。蔡澜与“金大侠”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，友情甚笃，难怪金庸在序文中称除了妻子，“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、行过最长旅途的人”，“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，率直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”。

那次应蔡澜之约，在香港中环历史悠久的陆羽茶室饮早茶，品尝精美的广式点心之余，笔者提出能否编选他的散文小品在大陆出版，蔡澜快人快语，朗声答曰“有钱大家赚”，你放手去做就是。如此信任，倒有点出人意料。没想到好事多磨，一拖数年，实在有点对不住他。好在进入2005年，他的《蔡澜小品新选》终于可以问世了。

再次与蔡澜见面的地点，移到了他在香港尖沙咀的办公室里。这是一间充满书卷气又不失浓郁现代气息的办公室。笔者注意到办公室房门背后墙上竟悬挂着一幅“采花大盗”丁雄泉的大裸女图，风格奇特，引人注目。丁雄泉的画名在海外十分响亮，欧美许多美术馆、博物馆都收藏他的画，而在内地却默默无闻。

也就在这次神侃中，蔡澜透露了一件“秘密”。某年蔡澜与“金大侠”一起去台北赴“红楼宴”，没想到某名人见到蔡澜，连说“久仰久仰”。蔡澜正色道：“你怎么可能知道我？说什么久仰久仰！”他坦言很不喜欢某名人的虚伪，以自己能当面给其一个难堪而得意。

这就是蔡澜，这就是可爱的被香港电影巨星成龙（蔡澜做过多部成龙电影的制片人）称为“每个人的朋友”却又绝不愿做虚情假意之徒的朋友的蔡澜。